

论辛弃疾词的崇高性生命体验

彭 敏

(西昌学院 中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本文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了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词作中所体现出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主要体现为崇高性生命体验。正是这种崇高性的生命体验使辛弃疾的词表现出豪放恣肆的风格。

【关键词】辛弃疾;词;崇高性生命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031-03

辛弃疾生活在一个离乱的悲剧时代。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渴望在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涯中铸就他英雄的铮铮铁骨,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场中实现他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崇高志向;然而现实的局面却让他屡屡英雄无用武之地,最终走向陶渊明式的归隐道路。在这样一个悲剧的时代,辛弃疾所感受到的生命体验是深刻持久的。作为一个词人,辛弃疾用他如椽的大笔挥洒出六百多首词。在这些词作中,他借隽永豪放的文字将他的生命体验外化,使后人在吟咏这些词时,深刻地感受到他崇高而又悲壮的生命体验。本文试就辛弃疾的词作来展示他作为一个失路英雄的崇高性生命体验。

“崇高性生命体验是艺术家经由自然或社会的某种外在刺激所唤醒的压抑在内心的带有狂喜和痛苦成分的激情体验。”^①崇高体验是一种诚挚的、由衷的、渗透着强烈献身冲动的伟大的生命体验,是个体在强烈的成就动机的欲望支配下所感受到的崇高性体验。在文学作品中,崇高性体验表现为一种如瀚海般激烈,如波涛般汹涌的感情迸腾而出,体现出一种人格的伟大、精神境界的超越。

辛弃疾出生于沦陷区,而其家庭则是一个忠义奋发、有着浓厚国家民族思想的家庭,祖父辈、父辈给他的影响是深刻的,使他从少年时便树立了建功立业、恢复国土的志向。辛词中的崇高性生命体验首先就体现于其词作中多次高唱他建功立业的伟大动机,恢复失土、报仇雪耻的崇高志向。他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慷慨高唱道: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词人以积极昂扬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写出一位爱国志士梦中驰骋疆场,杀敌报国,渴望建功立业,赢得功名的崇高志向。追求功成名遂的成就动

机是辛弃疾崇高性生命体验的源泉。辛弃疾从小所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失土、报仇雪耻、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功名”一词在他的词作中反复出现。“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破阵子·为范南伯寿》)、“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功名浑是错,更莫思量着”(《菩萨蛮》)等等。无论对“功名”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都反映出辛弃疾建功立业的成就动机。他之所以否定“功名”,正是因为他竭其一生追求功名而最终不得;他尽力厌弃“功名”,恰恰反映出他始终不曾忘记“赢得身前身后名”的伟大志向。他认为“学得万卷诗书事业”,就是为了要“尝试与君谋”,为君主排忧解难,获取丰功伟业,成就功名志向。

辛弃疾所追求的功名不是要获得高官厚禄,这种“功名”是与祖国的兴亡,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的,是一种矢志恢复国土、报仇雪耻的崇高志向。辛弃疾早期的词作中就唱出了他的这种惊天动地、慷慨激扬的崇高理想:

“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

“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同甫见和,再用韵答之》)

“留不住,江东小。从客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秋岁·金陵寿史帅致道》)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

“洗胡沙”、“补天裂”、“整顿乾坤”、“勒燕然”,这些就是辛弃疾所追求的功名:他要驱逐敌人,收

复中原,统一全国,再造中兴大业。这是一种何其豪迈、何其崇高的伟大志向!这是辛弃疾崇高性生命体验迸发而出外化为语言的表现形式,它体现了辛弃疾内心激荡难安、痛苦与豪情并存的崇高性生命体验。辛弃疾生活在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乱离时代,国土的失陷,人民的悲惨遭遇,归正人的尴尬身份时时触动着这位具有铮铮铁骨的英雄的敏感心灵,唤起他内心深处强烈的献身冲动,使他体验到了生命价值的崇高。

辛弃疾词中的生命体验的崇高性还表现于他词作中展现的自我人格的高大、精神境界的超越。正因为辛弃疾有着“补天裂”的伟大志向,所以他特别注重自我人格的完善。他正直耿介、孤傲高洁,自比为屈原。《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中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他如志行高洁、不同流俗的屈原一样,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拯救国家的危难,不断地加强自我人格的修养,在充满着奸佞和邪恶的官场中始终保持着自身人格的高洁。《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中“千丈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乍一见寒生毛发。”这既在赞叹杜叔高的诗无尘俗气,冰清玉洁,又显示出词人自己对高洁品质的肯定和追寻。辛弃疾还多次运用“兰佩芳菲”、“娥眉”等词语,用传统的香草美人比兴方式来暗示自我才能的出众、品行的高洁。

辛弃疾自我人格的完善还表现在他对英雄的仰慕。他常在词中借英雄的业绩来表现他杀敌报国、复仇雪耻的崇高志向。《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道:“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又写道:“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词人对“坐断东南”,能继承父兄之业,外抗曹刘,建立丰功伟绩的历史英雄孙权极其仰慕,他渴望自己也能如孙权、刘裕之类的英雄一样奋身杀敌,收复中原,再造中兴大业,同时也传达出他对南宋统治集团一味偷安、不思进取的主和政策的强烈愤慨,表现出崇高、悲壮的生命体验。

耿介刚直的辛弃疾对当时朝廷中的主和派,对那一批腐朽无能、阿谀逢迎的权奸小人深恶痛绝,在其词中多次尖锐辛辣地讽刺批判了那批屈膝事敌、卖国求荣的小人。最为典型的是《千年调·蔗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

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

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分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

词人借卮俯仰随人的特点,辛辣嘲讽了现实社会中那些没有独立见解、人云亦云、阿谀逢迎、溜须拍马的“秦吉鸟”式的人物。“南宋统治集团是一个‘黑白杂糅,贤不消混淆,佞谀满前’,最腐朽最没生气的集团”^②,朝廷奉行“和戎”政策,上行下效,朝廷上必然产生志得意满、甚嚣尘上的屈膝事敌、阿谀逢迎的权奸小人。志行高洁的辛弃疾处于其间,必然是格格不入。自我人格的崇高使辛弃疾不可能同流合污,他痛恨腐朽的政治、堕落的官吏,他以激烈尖锐的笔锋猛烈地抨击着这批卖国求荣、忍辱偷安的权奸小人。大声质问“雷鸣瓦釜,甚黄钟哑?”(《水龙吟·用瓢泉韵戏陈仁和》)为什么无才无德的人占据着高位,而真正有才能的反而弃置不用?他严厉指责“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正是王衍之类的当权者清谈误国,致使南北分裂、恢复不遂。他沉痛慨叹“娥眉曾有人妒”,真正有才能的志士仁人备受权奸小人的嫉妒排挤而无立锥之地。他正言警告那批恃宠骄人的权奸“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摸鱼儿》)颠倒是非、奸佞邪恶的小人最终逃脱不了身归黄土的悲剧。辛弃疾用他忠直耿介的爱国心激烈地鞭挞着社会朝政的黑暗、小人的奸佞,努力完善着自我的人格,显示出他生命体验的崇高性。

辛弃疾的报国理想最终没能实现,壮志莫酬的悲愤使他产生归隐的思想,并且最终他也是走向了归隐。但是这却始终没能取代他以天下为己任,“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雄心壮志。虽然他一再悲叹“倦客”的悲凉无奈、“闲愁”的沉重浓密,但是他的报国热情始终不曾泯灭。在“南共北,正分裂”的政治局面下,他惦记着“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声声慢》),从而下定决心“马革裹尸当自誓,娥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以英勇杀敌、战死沙场自勉。在“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的壮志不遇境况下,他没有为个人的荣辱名利所困,仍然是“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江山的兴亡才是他最为关心,时刻不忘的大事。在“四十九年前事,一百八盘狭路,拄仗依墙东”(《水调歌头》),饱尝政治生涯的困顿失意之下,他没有服老,反而以诙谐的笔调,斩钉截铁地提出“老境竟何似,只与少

年同”,充满着积极昂扬的乐观主义基调。在遭受政治打击、怀才不遇的情况下,他也打算乘风飞去,去乡离国,但是“余马怀仆夫悲,下恍惚”(《千年调·开山径得石壁》),怀念故国,离去难舍,他矢志报国的忠心到老都不会泯灭。此时辛弃疾的精神境界,已经超越了个人得失的羁绊,始终心系国运、担心黎民,体现出其人格的伟大高尚。这种不为己悲,关心民瘼的感情,显示出其精神境界的超越,体现出其生命体验的崇高性。

辛弃疾用他龙腾虎掷、气象豪迈的语言,抒发着他激昂的胸怀和才气,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被他注入了生气凛然的阔大气势。其词慷慨悲昂,显现着矫健的阳刚美,给人以壮美感和崇高感。这种豪放沉雄的气势正是辛弃疾内心体验的崇高性外化于语言形成的,它展示了辛弃疾作为一位铮铮铁骨的英雄,内心激荡难安、痛苦与悲壮交织的崇高性生命体验,正是这种崇高的生命体验成就了辛弃疾豪放恣肆的众多豪放词作。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童庆炳.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②薛祥生.稼轩词选注[M].山东:齐鲁书社,1980.
- [1]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薛祥生.稼轩词选注[M].山东:齐鲁书社,1980.
- [3]夏承焘.游止水.辛弃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4]童庆炳.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The Sublime Experience of Life in Xin's ci

PENG Min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life experience of patriotic hero Xin Qiji from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and art psychology. The experience of life on his literature was sublime experience of life as a whole and this experience led to the bold and unconstrained style.

Key words: Xin Qiji; Literature; Sublime Experience of Life

(责任编辑:张俊之)